



詩

小雅

管風之什

十三之一 十三之二

服部文庫
117
166
16



117
166
16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谷風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

谷風刺幽王也 天下俗薄 朋友道絕焉

疏 谷風三章 章六句至

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
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
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
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
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
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

箋道絕棄恩忘舊也



谷風刺幽王也。標書補入。箋注七字。標首章。予三章。棄恩忘舊。見蓋後。人以世。箋注補入。序也。故流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可。知。

卷十三之一

及古閣



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
 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
 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蟋蟀云堯之遺
 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
 為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
 啟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
 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
 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為善邶谷風序云國俗傷
 敗焉此言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為惡是得與民變
 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
 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也如此者則
 聖王因其所宜不强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
 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修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
 均云禮俗喪記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
 誦訓掌道方慝以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
 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伯之在勾吳皆能教之
 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
 但有不可改者不强改之耳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

傳

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傳

六

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

澤行兪朋友同志則恩愛成音穀將恐將懼維予與

女音穀云將且也恐懼兪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

時獨我與汝爾謂同其憂務音汝恐丘勇反註下同女

反難乃將安將樂女轉葉予音汝言朋友趨利窮達相

棄音汝云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

樂棄恩忘舊薄之甚音汝樂音洛習習至棄予○正

調生長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澤

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得行以興良

務下未有之事二字

已

卷之三

卷之三

及古閣

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得成
朋友恩愛相須若是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為且恐
且懼當遭苦厄之時維我與汝獨受此難纔得且安
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不念恩愛之時也○
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
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
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為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
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
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為潤澤○言朋友至
相棄○正義曰言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葛屨
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已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
○朋友至之甚○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
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謂惡逆之
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樂
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
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
習習谷風維
風及頽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

相須而成○頽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寘之將安將樂棄予

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已也○寘之將安將樂棄予

如遺○云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
谷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頽使之
旋轉而升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興良朋能佐於善
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
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為汝本且恐且懼苦厄
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
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無心念
我也○頽風至而成○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頽
扶搖謂之焱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
下也扶搖暴風從下上升故曰焱焱上也孫炎曰迴
風從上下曰頽迴風從下上曰焱然則頽者風從上
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

毛詩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及古

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參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颶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為類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為焱不復為類也詩言頽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習習谷風

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崔嵬山巔也雖盛

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云此言東

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

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

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嵬反嵬五回反又作危萎於危反長張

丈反下同稿苦老反念我大德思我小怨云大德切磋以道

相成之謂也何反習習至小怨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

谷風猶善能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長之以興良朋由善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以興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為念我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雖盛夏至萎枝者正義曰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天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註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此言至小訟乎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難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

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爲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爲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爲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爲名，非以四時並稱，則夏之東風猶爲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爲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不得

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蓼莪上

音六，下五河反。養餘亮反。註除。○蓼莪六章上下，鞠養也。穀養也。二字餘並同。各二章章四句。

我
已

以

中二章章八句至終養爾。○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亡必由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蓼，長大貌。○云：莪，已蓼

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息，雖

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蒿呼毛反，長張丈反。下皆同。息，息嗣反。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

長已之苦

蓼

蓼蓼至劬勞。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者，正是義也。而不精審視之，以為非我。

反謂之維蒿，以與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

不精識視之，以為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已

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待養，精神昏亂，故視

物不察也。既不得終養，又迫而為恨，言可哀之，又可

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以

深恨也。我己至其事。正義曰：視我以為非我，亦

是作者身視，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

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我為蒿，以喻眾事

皆然。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眾事不精識，非獨我

識其事，謂眾事不精識，非獨我。蓼蓼者我，匪我伊

蔚。蔚，牡蒿也。故去刃反。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云

瘁，病也。瘁，似。蔚，一名牡蒿。某氏曰：江沔間曰

蔚，陸機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

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

餅之罄矣，維嚶之恥。

餅

餅小而嚶大，罄盡也。云餅

小而盡，嚶大而盈，言為嚶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眾

恤寡。餅，蒲丁反，罄，苦定反，嚶音雷。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鮮，寡也。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

言也。鮮，息淺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云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

然，以為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

不見，如入無所至。怙，音戶，韓詩云：餅之至靡至

器大餅器小，酌酒者當多酌，餅少酌，餅不使小餅先

竭，今餅之既盡矣，而嚶尚盈滿，是為酌嚶者之恥也。

以與民有富而多下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
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
是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
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
尚寡况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
之久矣言已雖生不如死之久也所以然者以無
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以中
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
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餅小至恤寡○正
義曰釋器云小罍謂之坎孫炎曰酒罍也郭璞曰罍
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罍大如餅也言餅盡矣對罍
盈言爲罍恥者是爲主罍者之恥即酌者也以罍大
似富衆餅小似貧寡然罍餅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
酌罍而少酌餅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亦
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
俱堪亦爲均也今餅盡而罍盈盈者滿也是全不酌
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恥者刺于不使
富分貧衆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憂

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餅罄則罍盈矣罍既無情之
物終不自盈爲恥故知是爲罍者恥以喻王恥也
○孝子至所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
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
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爲甚三年
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
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傳 鞠養腹厚也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

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拊音撫

顧音故覆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云之猶是也我欲

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以爲此言父母生

養之恩已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

妊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

然

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
 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
 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之情以告於天○鄭以
 腹為懷抱為異○**傳**腹厚○正義曰釋詁文○**傳**父
 今至懷抱○正義曰上章總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說
 之故云父今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為養畜我承
 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為起也言覆育者謂
 其寒暑或身體媮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
 反覆也復反也故為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
 反覆之也腹我謂置之於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已
 非獨出入之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傳**烈烈然至難也
 時故易傳也
發發疾貌**傳**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
 風發發然寒且疾也○**傳**飄避遙反後
民莫不穀我獨
何害**傳**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覩

此寒苦之害
疏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已在
 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為至
 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
 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
 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傳**言
 民至之害○正義曰自哀者皆以已刺彼故言他得
 孝養已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賦不
 平非無間豫之人故作者言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傳**
 已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傳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卒
 于恤
 反重直
 用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偏東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

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

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徒南反國名大東七章

告病焉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

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

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困民財役以

至於病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總七章

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

謂之役按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歛重薄無怨力

役之事故哀我憚人箋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

欲使周之賦歛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歛非力

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餽餽輸之勞即是役也四

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

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

財盡故唯言賦重歛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

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

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眾官廢職由此

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

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所

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

役故經云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

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已怨而王政大經偏

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

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

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

辨之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

○譚國至滅譚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

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

有饜簋殮有棊棘也

傳

也饜滿簋貌殮熟食謂黍稷也棊長貌也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

箋云殮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

之數陳與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

籥音軌殮音孫棊音蚪又其牛反下章同也必履反饗於恭反施始鼓反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傳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履反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傳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

之共之無怨

傳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傳瞻反

兮

顧也潛涕下貌

傳

云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

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

本又作眷潛所姦反說文作潛云涕流貌山

晏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為于偽反

然長者棘木載肉之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殮以

七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奉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興

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

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

子崇其施予之後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倣所以履而

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

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瞻然迴反

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備由此潛焉為之

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

傳饜滿至赤心

及古

厚

○正義曰簋以盛殮，饌為其狀，故知饌滿簋貌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抹為匕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胙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法亦言匕，所以載牲體。牲體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為喻。○殮者，至天下厚。○正義曰：殮殮之所用，故言容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朝服設殮，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註云：食不備禮曰殮，對饌饌之大為不備，司儀註云：小禮曰殮。大禮曰饌，饌是也。言凡殮饌，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掌客文也。按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殮五牢，饗饌九牢，侯伯殮四牢，饗饌七牢，子男殮三牢，饗饌五牢。諸侯之朝

必以臣從，彼為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註云：凡大行人宰史，眾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饗饌，尊其君，以及其臣，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卿也，則殮二牢，饗饌五牢，爵大夫也，則殮大牢，饗饌三牢，爵士也，則殮少牢，饗饌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此證殮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瞻言顧之，傷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喻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困役而刺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喻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患不出於周也。○如砥至不偏，○正義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磬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如砥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唯此事耳。此為貢賦之偏，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

有其

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有二文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直理亦兼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為貢賦。而砥矢並言，是得兼通故也。此篇怨政偏歛，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者，以言周道為事廣，所可平直者，即貢賦賞罰耳。故因而盡言以暢之。且祭祭衣服，鞞鞞佩遂，是濫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此言至無怨。○正義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一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微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先上二事，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已今賦歛之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空，盡也。云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糴絲麻爾。

履

在

今盡杼柚不作也。○杼直呂反，說文云：盛絳器，柚音逐，本又作軸，斂力豔反。後同。糾葛履，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云葛履，夏履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履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履。今以履霜送轉輶，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糾居黝反，履九具反。佻徒彪。詩作耀耀，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窵，非也。周行，戶郎反。註周行下，載施之行，并註同。輶音運。既往，既來，使我心疚。云既盡疾病也。言譚人自虛竭，輶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

依註而當作在

元彭母你在未之疑而字衍

我心傷病也。○疚。小東至心疚。正義曰：譚大夫既息古無及，乃言今幽王政偏重斂於已，小亦於東，大亦於東，助所賦斂者，唯出杼袖，今既輸送杼袖，從其上之物，皆已盡焉。由此財盡，衣履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乏故，謂其可以履冬日之霜寒也。佻佻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子也。因送轉餽，又見使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送餽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曾無反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小也至不作。○正義曰：知譚無他貨，唯有絲麻者，以杼袖之有維絲麻耳。說文云：杼，持緯者也。○譚公子至不得止。○正義曰：上言杼袖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之下，即云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爲送轉餽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餽之幣，列位則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

計獻諸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餽不因行聘也。以葛屨爲履霜，仍彼行役，言困乏猶不得止也。○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事，霸主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糶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之也。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列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云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爲薪，不欲使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

契

寢

旦

供

契憂苦而寢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

賦歛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

○列音列沈音軌字又作晷寢子鳩反漬也字又作

苦計反徐苦結反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下同字又作瘡腐音輔朽也薪是獲薪尚可載

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傳載載乎意也傳云薪是獲

薪者析是獲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獲薪可載而

歸蓄之以為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

事○蓄勅有列至可息○毛以為有列然寒氣之

六反沈泉無得浸漬我所獲之樵薪也以與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歛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沈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溼

腐不中用故也以與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寢寐之

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

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也又言薪畜是獲刈之薪

者尚以為可存載於意當餽而掌之以為家用故不

欲沈泉之所浸也况譚大夫哀於我勞苦之人寧不

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

王之所斂也此以沈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惜已薪猶

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沈泉之

浸獲薪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

薪者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鄭唯獲為木名尚為

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

息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餘同○列寒至

障勞○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是冽為寒氣也

說文冽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沈泉穴出穴出側出

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沈沈側出是側出曰沈

泉也獲讀如獲稻之獲故為刈也薪當析之即云刈

毛詩疏

卷三十四

及古

一本瘳下有職字

穫落至為薪。○正義曰：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為木名。某氏曰：可作杯圈，皮韌物不解。郭璞曰：穫音穫，可為杯器，素也。陸璣疏云：今柳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為繩索，又可為甌帶，其材可為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

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眾官廢職，如是而已。

○來音。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

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真氏。死氏之職。

○羆，彼皮反。職音接。字又作楫，近附近之近，下同。搏音博。真莫歷反。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

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

○僚，力彫反。東人至是試。○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為勤。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師之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溢，不賦之也。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楫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為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已，所以偏苦。

○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為異，具在箋。○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大號。

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話文以不被勞
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杜以勤婦即是勞來也
○東人至而已○正義曰東人言主勞苦則知西
人為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弊惡互
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履不能順時况國人手此詩
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
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
也所言道衰唯有二事其所不言王政偏則言眾官
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盡不
以其漿言政偏朝鞞佩璲以下言眾官廢職也其文
雖多意唯此二事故總解之○舟當至之職○正
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
是表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
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為異又是試為上之所用則
是表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
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為臣
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
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裘明遣賤人求

捕熊羆故知在冥氏穴氏之職秋官冥氏下士二人
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
靈鼓歐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註云蟄獸
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即亦猛獸故知在此二
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祭祭衣服西人即周人也
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
世莫不嬖愛羣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
功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
彼驕奢哀此貶黜辭各有為不相害也○私人私
家人○正義曰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
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為
王卿士稱其家臣為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
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或以其酒不
以其漿○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
鞞鞞玉貌璲瑞也○云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

三詩章

卷三二十六

及古韻

一本莫上有至辰下曼辰字官

韜韜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

其德刺其素殮○韜胡犬反字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傳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監古覽反闕云監視也喻王闔置

官司而無督察之實音開字亦作開跂彼織女終日

七襄傳跂隅貌襄反也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跂說文作岐丘跂

庚歷傳或以至七襄○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

也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韜韜然佩其璫玉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也維天今佩璫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陴之形者

唯

彼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
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
乎○鄭唯言佩璫云是玉也故韜韜為玉貌璫瑞釋
器文郭璞曰玉璫也禮以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
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璫者以瑞玉為佩玉
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臯臯瑁瑁刺素
餐也某氏云瑁瑁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傳漢天
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揚
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
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日雲漢大雅云
倬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
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為義天漢
此知不以無水用為義者以言監亦有光是嫌其光
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為喻其牛女箕斗各自言其無
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
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總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
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為星名箕斗
又有南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閣

者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
 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言置辭使成文理潤
 色而已無義例也○**傳** 跂隅貌襄反○正義曰說文
 云跂頃也字從七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
 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
 從且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傳** 襄駕至七襄○
 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屬之肆
 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
 矣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是歷其肆舍有七
 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
 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
 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傳** 不能反報成章也**傳** 云織女

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傳** 皖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服

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傳** 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

牝服之箱○皖華板反箱息羊反何鼓胡**東有啓明**

可反又音河星名牝類忍反

西有長庚**傳** 日且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

為長庚庚續也**傳** 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

實光也有**捭天畢載施之行****傳** 捭畢貌畢所以掩兔

也何嘗見其可用乎**傳** 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

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傳** 雖則至之行○正義

曰言雖則終日歷七

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
 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令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
 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皖然而明者彼牽
 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

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續乎？又有揀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免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興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何鼓至之箱。○正義曰：何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註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日且至庚續。○正義曰：言且出者，且猶明也。明出謂嚮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續釋詁文曰：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

又

音

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揀畢至掩免。○正義曰：上言揀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駕魯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免也。○祭器至鼎實。○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註云：畢狀如天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免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爲長。

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傳

挹，斟也。

○斲波我反，徐又府。佐反，斗都口反，沈作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

毛詩疏

卷三十九

及古

主挹音揖，斟，矩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斟。

斗西柄之揭傳翁如也云翁猶引也引舌者謂上

星相近揭翁許急反柄彼病反維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挹其酒漿所以不可以斂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翁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斂揚下宜言米粟作者取文便而不言之耳又西柄之揭與叢翁其舌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斂之須舌猶挹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按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為南箕為此也翁合正義曰言合者以

天星眾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翁猶引至相近正義曰鄭以為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翁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正義曰四月詩者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之時在位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

毛詩正義
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祖暑之下註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二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修子道按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縱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修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亡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彌應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爲如適之祖皆訓爲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

後衰衰而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祖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驗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揆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日爲當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爲殘虐何故以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此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幽王頓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爲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爲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爲毛義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祖字異耳詎秋日之寒未如冬時反言百卉具腓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周

計
如

比王身自言上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為興不相因也其興之日月先後為章次序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

矣傳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

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傳構古

忍予傳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

知患難何為曾使我當此難世乎傳難乃

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

候作豆
此釋文在序下

亂

曰謹按恐王誤
忍

夕

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為惡政矣未甚酷至十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曰惡如此故大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傳鄭以徂為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同傳徂往至往矣傳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也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為義喻王惡盛也由盛故有徂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為義也傳云徂猶至一名傳正義曰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倒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徂訓為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為始也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

者

東山是徂為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始盛暑也。以與人為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云我先至亂世。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

云：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眾草皆病，與貪殘之政

行而萬民困病。○淒，本亦作棲。七西反。卉，許貴反。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亂離瘼**

矣，爰其適歸。離，憂瘼病，適之也。○云：爰，曰也。今政

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

禍必自之歸為亂。○瘼，音莫。嚴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

之風，由此寒涼之風用事於時，故使百草皆被凋殘，以致傷病。以興幽王之惡，有貪殘之政，由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蕩滅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亟，紀力反。**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云：穀，養也。

竹。自之歸為也。而正為末皆不用。為字用於。右石凡竹替。

餘

不得其所

皆 狀

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

其徐 **亮反** 我獨至之害 **○正義曰** 上以寒風喻王行

亮反 **○** 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言

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

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故言寒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

梅 云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

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

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 ○蹂如久反廣雅云履也

合力呈反蕃音煩與音預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廢** 伏也 云尤過也言在位

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力於惡

○如字一音發伏時世反下同 **○** 一本作廢 山有至

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 **○** 其尤

正義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維在栗維在
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蹂踐害此美草使不
得蕃茂以興國中有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維在富
人之傍上多賦斂富人財盡則又并賦此貧民使之
不得生育俱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為此殘賊
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為過惡者故令民
皆病 **○** 廢伏 ○正義曰說文云伏習也恒為 **相彼**

泉水載清載濁 云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

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為惡曾無一善 ○相息亮 **我日**

構禍曷云能穀 構成曷逮也 **○** 云構猶合集也曷

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

能善 ○曷舊何葛反 **○** 相彼至能穀 ○毛以為我視

一云毛安葛反 **○** 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

一泉則濁我視彼諸侯之行何為一皆為惡曾無為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速何時能為善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以下二句為異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惡作為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也○**傳**曷速○正義曰釋言文

沿江漢南國之紀**傳**沿沿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

方**傳**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眾川使不壅滯

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傳**沿吐刀反長張丈

反**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傳**云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

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

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

各

仕莫作士注同

不如○**傳**瘁本又作萃**傳**沿沿至一方○正義曰沿

者以國主山川所在之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禹會羣

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

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

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傳**江漢至其所○

正義曰紀理眾川使不壅滯者謂眾川有所注入江

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遏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

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為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

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善今

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為盟主所

以能長理傍國為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

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

之時荆已叛矣亦既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

大能守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

云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

以

於

鮪鮪

纘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有吳
 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
 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今王至不如
 ○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箋云
 今汝出征以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獫狁正中國也
 此疾王之惡而言盡病故為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
 之事謂之兵甲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羣臣諸
 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貢
 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於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
 註以為荆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
 工武丁已伐荆**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
 楚是舊貪殘也**于淵**鶉鶉也鶉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
 云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鶉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
 自然也非鶉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

鳶

爾兪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鶉徒
 或作鶉鳶以專反鶉也鱣**匪**匪鶉至于淵○毛以為
 張連反鮪于軌反鶉音彪**匪**鶉也鶉也貪殘之鳥乃
 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鶉非鳶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
 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鮪也長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
 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為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於淵
 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
 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為王政亂虐下民逃散
 言若鶉若鳶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
 於淵性非能然為驚駭避害故也以與民不欲逃走
 而逃者性非能然而然者為驚擾亂政故也○**傳**
 鶉鶉至處淵○正義曰說文云鶉鶉也從敦而為聲
 字異於鶉也鶉之太者又名鶉孟康漢書音義曰鶉
 大鶉也說文又云鶉鶉鳥也鶉鳥皆殺害小鳥故云
 貪殘之鳥以兪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兪賢者
 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鶉鳶也何則貪殘驕
 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為潛逃以避亂孫毓

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
 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
 皆述毛說也○**諭**民至政故○正義曰箋以上章
 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
 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傳**杞
 為喻民逃走畏亂政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傳**杞
 枸櫞也桋赤棟也**傳**云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
 不得其所傷之也○**蕨**居月反桋本亦作蕨音夷枸
 音苟櫞音計棟所華反郭霜狄反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傳**云告哀言勞病而慙之
 至告哀○正義曰言山之有蕨薇之菜隰之有杞桋
 之木是榮生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與人
 生處於安樂以得其所以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
 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
 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閔之也作者
 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傳**桋赤棟○

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棟舍人曰桋名赤棟也某
 氏曰白色為棟其色雖異為名同江河間棟可作鞍
 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藹
 生山中為車輞白棟葉員而岐為木大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傳**使如字已音紀下**傳**北山六章三

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
 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
 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
 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
 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
 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傳**云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

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杞音起借借士子朝夕從事

傳借借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云朝夕從事言

不得休止○借音皆徐音諧說文云強也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云

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

勞於役父不得歸父母息已而憂○監音古陟彼至父

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采其杞菜之葉也

此杞葉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以興大

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此勞役

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

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為借借然而強壯今為王

事之子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

之事無不堅固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溥天之

於我父母由父不得歸故父母思已而憂也溥天之

也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

不得何使而不行○溥音普濱音賓大夫不均我

從事獨賢傳賢勞也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

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溥

濱涯○正義曰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澣水涯孫炎曰

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澣濱涯浦

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

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

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

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

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

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

至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大夫不均

一不息上有休字

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感感靡
 所聘恨其有人眾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
 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
 下者明其眾也○賢勞○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已
 勞於事故以賢為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專
 以我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
 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已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
 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
 下云嘉我味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
 其賢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
 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
 不得已○傍布彭反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
 將壯也
 云嘉鮮皆善也五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
 獨久使我也○鮮息淺反
 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旅

士

一本居上事上共有以字

器

持 負 河

眾也
 云王謂此事眾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
 之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
 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
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
 或不已于行
 云不已猶不止也**或不知叫號**
 或慘慘劬勞
 呼號召也○叫本又作器古弔反號戶報反
 協韻戶刃反慘七感反字又作操
或棲遲
偃仰或王事鞅掌
 鞅掌失容也
 云鞅猶何也掌
 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
 ○棲音西印
 音仰本又作
 仰鞅於兩反何戶可
 反又音何捧芳勇反
或湛樂飲酒
 或慘慘畏咎
 云
 咎猶罪過也
 ○湛都南反樂
 音洛咎其九反
或出入風議
 或靡事不

三詩流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及古蜀

若

手言正

卷三之一

涉古閣

爲

云風猶放也

○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

說

○或燕燕至不爲

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在註或不知叫號者居家閒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或出入風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或勤者無事不爲者定本集本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鄭唯鞅掌爲異餘同○鞅猶至促遽○正義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爲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耳異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傳周大夫悔將小人幽

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

與小人並

說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

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已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爲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收觀於宰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况大夫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傳

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說

云將猶

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爲也君子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

毛詩疏

卷三之一

及古閣

○祗音支累劣偽反
無思百憂祗自底兮
○底病也

云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

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衆小事為憂適自病也

○都禮反任音壬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

愆起連反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

於已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

已○小人居職百事不幹已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

後人言無思百衆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

已○大車小人之所將也○正義曰冬官車人為

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

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人之所將

也○將猶扶進○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

須人傍而將之是為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

無扶進此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云冥冥者蔽人日

小人也

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
○冥反又莫廻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頰光也
○云思令力呈反
衆小事以為憂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
○頰古廻反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
○雍於古頃反
云雍猶蔽也
○勇反字又作雍又
無思百憂祗自重兮
○重於用反
云重猶累也
○直龍用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

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小明五章上三章章十二句下

二章章六句至亂世。○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命已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聿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總為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亂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



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

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

月初吉，載離寒暑。



芄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



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

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

人收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

○芄音求，更音庚。

心之憂矣，其毒太甚。



云：憂之甚，心中如

有藥毒也。

○大音泰。

念彼其人，涕零如雨。



云：其人，靖共

爾位，以待賢者之君。

○共音恭，註下皆同。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罟，網也。



云：懷，息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

故不敢歸爾。音古。○**明**。明至罪罟。○正義曰。言明明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上者處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已獨遠。使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允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尚不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中心之為憂愁矣。其憂之甚。則如毒藥之大苦。然由仕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困苦而悔之。念彼明德。俱具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雨。然雖時無此人。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已勞苦之狀。我豈不思歸乎。我誠息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觸其羅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明**。明至以刺之。○正義曰。言照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唯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之照也。昭五年左傳曰。日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命。明如天日者。以王者

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也。○**允**。野。至朔日。○正義曰。野是遠稱。允蓋地名。言其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地。故言荒為遠辭。非即彼之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耄遜于荒。謂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初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準之。則三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詩**。人牧伯之大夫。○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至于允野。是遠行。巡歷之辭。又曰。我事孔庶。是行而有所事。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唯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省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存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主。至則當還。不應云

我事孔庶歲莫不歸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牧伯部
 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
 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言政事愈感也如此則爲
 牧伯之大夫於事爲宜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
 之朝廷今而爲王所苦所以於悔切耳然則牧伯大
 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仕者此之勞役由王
 所爲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已多勞故怨王
 而悔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
 單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伯之
 大夫不必專候牧之伯一人而已○其人至之君
 ○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此其人文同此大夫悔
 仕於亂世則息不亂而明德者仕之故爲以待賢者
 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徧被天下士
 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
 所無矣而妄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
 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
 其人無故冒此亂世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
 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

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止之正勸待
 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昔
 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除除陳生
 新也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芄野以四月自謂
 其時將卽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除直
 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慮反如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
 矣憚我不暇憚勞也云孔甚庶衆也我事獨甚
 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憚丁佐
 但亦作念彼其人矐矐懷顧反徐又音云矐矐有往仕之志
 也○矐音眷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至譴怒○毛以
 爲大夫言昔我初往

手言正
向光野之時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
我初發卽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
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
閒逸念我獨憂衆事今我事甚繁衆也由心之憂
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閒暇之時憂苦如此悔仕
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矍矍然情懷反顧欲往
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歸
乎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鄭唯方除爲
異言往至於光野之時四月中也於時而望旋反餘
同○**傳**除除陳生新○正義曰上云二月河吉爲始
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
曰煖卽春溫亦謂二月○**傳**四月至不得歸○正義
曰四月謂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
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
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
方除之下卽云曷云其還是至卽望歸故云至於光
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
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

謹怒釋文當屬上文
正文奧一似燠

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往到光野
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爲始行據彼言之
爲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在彼之辭故謂初到
彼地爲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息歸當至所往之處乃
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奧文與
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冬則燠爲夏矣若毛
以方燠爲二月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昔
不可云燠且爾雅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
我往矣日月方奧**傳**燠煖也○謹棄戰反怒乃路反
奧於六反煖音暄又奴
反**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傳**感促
也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
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感子六反穫
心之
憂矣自詒伊戚**傳**戚憂也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
三十五

自此上大東之章經文改但作且行可考

三十五
及古

息

賢

是也

任

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

○遺唯季反下同莫報反又亡北反

念彼共

人興言出宿

云興起也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

於內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云反覆謂不以正罪

見罪

○覆芳福反註同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

云恒常也嗟

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

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

○處昌慮反

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謀也正直為正能

正人之曲曰直

云其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

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祐而

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平命不汲汲求

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

○治直吏反祐音又本或

作右又作

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

佑並同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已悔

故嗟歎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

無常安樂之處謂不要以仕宦為安汝但安以待命

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

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為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為神

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女矣勿以今亂世

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為神明聽

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嗟女

至擇木○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

汝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

也安安而能遷者無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

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

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君遷也故須安

補說好是呼報反介爾音界

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靖謀至曲曰直。正義曰：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註云：正直為正，正已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為說，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是使至則是。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故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為此也。大夫身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修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天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嗟爾君子，無恒安息。息猶處也。靖謂之汝位也。介景皆大

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此 一本道下有德字

也。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三詩疏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七

及古詩

小雅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
 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不諸侯鄭
 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
 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
 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
 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小雅

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不諸侯鄭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

毛詩流

卷十三之一

及古詩

甚作大

下註同

允信

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

云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

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將七羊反湯音

偽反下同犧象素何傷此毗志反為于淑人君子懷允不忘云淑善

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

可忘鼓鐘至不忘○毛以為言幽王會諸侯於淮

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示諸侯

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復悲傷

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

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

雅以為正樂為異其文義則同幽王至憂傷○

正義曰于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

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

樂不知以何為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

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

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

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

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

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

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箋為之至尤甚

○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

子辭也服虔云犧象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

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工

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文倒者以證樂事故先言

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為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

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

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

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

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為和而不僭差皆無

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為作先王之樂於淮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詩

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為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為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為如此作鼓鐘喈喈淮水漻漻憂心且悲**傳**喈喈故不言也

猶將將漻漻猶湯湯悲猶傷也漻音皆淑人君子

其德不回傳回邪也嗟反鼓鐘伐磬淮有三洲憂

心且妯傳磬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傳云妯之

言悼也磬古毛反長丈二尺妯勅雷反徐淑人君

子其德不猶傳猶若也傳云猶當作瘡瘡病也猶

鄭改作瘡鼓鐘至不猶毛以為幽王會諸侯而

羊王反示之淫樂鼓擊其鐘伐擊其磬於淮水

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為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

欽欽

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為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鐘伐磬於淮上賢者為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為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為瘡瘡是病名與上相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斯于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瘡相近而誤傳磬大淮上地正義曰磬即臯也古今字異耳韞人云臯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傳妯之言悼正義曰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以類上傷悲故為悼也

音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傳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樂音岳

縣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

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

夷之樂曰柷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籥舞若是為和而不僭矣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

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

舞文樂也籥以灼反樂器僭七念反沈又子念反

居蔭反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鐘則其

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

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

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為王

者之雅樂以為四方之南樂又以為羽舞之籥樂如

是音聲舒合節奏得所為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

也王何為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

示諸侯乎鄭以為上三章言幽工作正樂於淮水之

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鐘欽欽然又鼓其瑟

與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

堂下之磬鐘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為雅樂之

萬舞以為南樂之夷舞以為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

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為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

作之乎欽欽至皆同正義曰此欽欽亦鐘聲

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

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

樂而進於善也以鐘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

琴瑟等亦得所以鐘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

也樂器多矣必以鐘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

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

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為笙磬也大射

樂人宿縣昨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

陳註云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為笙

磬舉磬則鐘鐃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

鍾為堂下故為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音堂
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尚書
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大師云以八音金
石土革絲木匏竹註云金鐘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
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鐘
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
同可知○傳為雅至僭矣○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
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
後也傳言為雅為南者明以為此舞以籥屬下句故
別言之云以為籥舞明其上皆為矣若是和者若如
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為和
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
謂萬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
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
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
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
何夷狄禮何以為均中國也即為夷禮恐夷人不宜
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

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
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
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
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
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
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
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
物生根也南方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物
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為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
為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
得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
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
南師而立昧師者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
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
株離註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彼雖中國
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西反者以
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爲
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

翟或謂之羽舞也若是為和而不僭差結上三舞之辭○雅萬至文樂○正義曰以于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為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以對籥為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為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註云言其齊一是為不僭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

箋

補脫楚茨徐咨及楚、茨棘貌
茨蒺藜也曰萊音來田廢生草曰萊以

關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政教既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為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上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為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藝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為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饑饉以見人神相將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饑饉倉庾不盈首章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享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

祐助也政煩賦重則於經無所當也而下篇有其
 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匹篇之詩事皆陳古
 文指田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
 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略而不
 陳所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略而不言思古
 皆文互見大田曰曾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
 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
 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
 山維禹甸之酌酌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脩
 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為成王矣而甫田大
 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為成王時也此經無曾
 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
 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致
 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
 庾王者得為酒食獻之宗廟總言祭祀之事其享
 委侑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
 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淨之德俎豆
 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

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假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
 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章共述
 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
 處振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
 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釋而賓
 尸及賓客或以為三章則別陳釋祭之事知不然
 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
 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其論一祭
 首尾接連而不得輒有釋祭廁之也案三章傳曰
 燔取腍管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釋祭事
 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為釋祭安
 得以燔為腍管也三章傳又曰豆謂內羞庶羞案
 有司徹陳羞豆之下註云此皆朝事之豆遵大夫
 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
 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之釋
 祭之末禮乎又釋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
 言神保報福與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
 章所陳非釋祭矣然則傳言釋而賓尸及賓客者

樹

十作萬諸本同

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衆則所用必廣故因分之
以為賓謂釋曰敬尸為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
廣之意其文不主釋也箋易傳
以庶為賸自然無釋祭之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

楚楚茨棘貌抽除也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

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

政以農為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

魚世反蒺音疾
藜音藜一音梨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

維億傳露積曰庾十萬曰億傳云黍與與稷翼翼蕃

庶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

之

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

積如字又子賜反蕃
音煩庶音無又音武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

以介景福傳妥安坐也侑勸也傳云享獻介助景大

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

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

孝子受大福也傳妥湯果反侑音又坐傳楚楚至景

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之時民
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為乃勤苦為此事

乎言我藝黍與稷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萬物
蕃盛我所種之黍與稷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

盛大皆得成就及秋收而治之我倉之內既得滿矣
我庾之大維積一億也明王乃以黍稷為酒之與食

以獻祀其先祖也。謂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盎以獻。北至於尸酌以酢諸臣皆為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作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得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正義曰。經介為助。餘同。○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正義曰。經言楚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楚楚。故箋云互辭也。○傳。茨蒺藜。至互辭。○正義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傳。露積曰庾。○正義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為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驗。

也。○黍與與至喻多。○正義曰。與與翼翼。黍稷之狀。故言蕃廡貌。釋詁云。廡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殖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為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章算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宜以庾至於億。倉至於滿。為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秬。廩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秬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廩所容。故得及億秬也。○傳。安安坐也。佑勸也。○正義曰。安安坐也。釋詁文。又云。佑報也。傳以為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傳。享獻至大福。○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總名皆為酒也。月令命大酋為酒。云。秬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為國之主。故舉黍稷以總眾穀。順上我黍稷之

寺充

卷十三

及古

必上恐脫不

即

文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爲酒
食文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爲酒食矣案祭義君親
耕以供粢盛則當用籍田黍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
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祭祀所用皆所
親爲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異我尸賓是用
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總辭也終祭皆
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
也言先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
以往烝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
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妥侑之
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總於祭因在其前則爲
灌及朝踐矣妥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
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妥也爲其嫌不飽祝以主
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祝
延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註云天子諸侯
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註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
面註又云至薦熟乃更延至於室之與尸來升席自
北方升坐於北焉郊特牲曰舉筭角詔妥尸註

有

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筭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
手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
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
公卿爲尸尸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
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
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鳧鷖云公尸來
燕來寧註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
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釋祭故
也尸安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
或將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任之也肆陳將齊也
或陳于牙或齊于肉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
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
有煑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廟

繫云

補脫無疆居良及下篇同

○濟子禮反大夫之容也踰七羊反士之容也亨普
庚反註同肆音四餽本又作脰而其反齊才細反下
或齊同解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祝祭于祊祀事
肆他歷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如字

孔明傳祊門內也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

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

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祊補彭反說文作絜祊門

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大保安也云皇睢也

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睢之其鬼神又

安而享其祭祀○睢于況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云慶賜也疆竟界也音境濟濟至無疆○

祀

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儀濟濟然踰踰然甚皆敬
慎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為冬烝秋嘗之
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
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
者或亨煮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
所當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
之祊既羣臣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
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
歆饗之既為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
大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也由臣助得
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臣又廢
職故神所不歆降之喪禍故刺焉○鄭唯或肆或將
及是皇為異既或亨而煮之七載而出或有肆其骨
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為事之次又先祖之
神以孝子祀事孔明故於是精氣歸睢之餘同○
濟濟至其肉○正義曰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踰踰
是有容也祭禮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實客則有容
儀故濟濟踰踰也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餽之也行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周

體恐禮各

郭璞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將齊釋言文
牙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
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
之而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
○冬祭至進之者正義曰據四時則嘗先於烝
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祠者王肅云舉盛言也
然則以此二體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禮各有其
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各有所司故也禮運曰腥其
俎熟其飯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爛之
豚解爛之是煮熟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
其大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眾俎也
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
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羣臣
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
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饗也京人云掌供鼎鑊以給

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亨者則煮熟之者是亨人
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供其脯脩刑撫陳其鼎俎
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饗也大司徒云祀
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
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胾肉豆則奉持
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有所掌故
稱奔走不施於既亨之後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
祭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
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
解剝則當亨之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
後奉持而進之為尸羞不待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
也箋義為長○禮禘門內○正義曰釋宮云閉謂之
門李巡曰閉廟門名孫炎曰詩云視祭于禘禘謂廟
門也彼有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
也而郊特牲云直祭視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
也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視于禘注云廟門外曰禘
又注禘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於此不同者以彼
禘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禘之於東方為

與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三

及古圖

失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為禘於外祭
統曰而出於禘對設祭於堂為正是以明日之繹故
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禘知內外皆有禘
稱也○**明**猶至甚明○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
言總濟濟踰踰以下故言明猶備也潔也博求其神
是備也絜爾牛羊是絜也所以於此而祝祭于禘者
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
傍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
此禘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
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
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繹祭之禘在廟
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禘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
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
處耳○**皇**唯至祭祀○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
言唯也泮水箋云皇當作唯猶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
在義通不為創也先祖與神一也其生存謂之祖
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異事變其文耳
箋易傳以皇為唯者以論祭事宜為歸唯孫毓云孝

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為能享帝孝子
為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
取之往安來為**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爨**
義箋說為長**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爨**
饗爨廩爨也踏踏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胙骨炙炙肉
也**爨**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
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爨七亂反註唯言
並同踏七夕反又七略反燔音煩廩力君婦莫莫為
甚反胙音律胙音察脂膏肝炙之菽反**君婦莫莫為**
豆孔庶為賓為客**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
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傳**云君婦為后也凡適
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胙也祭祀之禮后夫人

飲而

飲下一右而字

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腍美者也

○莫音麥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

或作肉羞非也適音的稱尺證反腍字又獻臠交錯作後昌紙反何沈都可反共亦作供音恭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度法度

也獲得時也傳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

人又自飲酌賓曰疇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

者於旅也語○疇市由反又作酬度如字沈徒洛反邪似嗟反徧音遍下同神保是

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傳格來酢報也傳執爨至攸

為當古明王祭祀之時其當執爨竈之人皆踏踏然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為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膾而得禮也或燔燒腍骨以報陽者或炕炙其肉以薦獻者君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

貫

為薦豆甚衆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為繹而賓敬其尸

及令為賓客所尸是其衆多也既有此豆以薦賓客

故令賓客於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

於徧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為笑語盡得其時

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是來

歸之報以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

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刺也○鄭以為俎孔碩謂為

從獻之俎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或加火燔燒

之謂燔肉也或炕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酒

之用也為豆孔庶謂於先為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

腍美者既以朝獻為賓客以為薦故賓客用而獻酬

餘同傳爨爨至炙肉○正義曰以祭祀之禮爨爨

以爨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爨也少

牢云雍人概鼎七與敦于廩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

人概甌甌七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

三寺流

卷十三之三

及古閣

臠也。禮器曰君親制祭。註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臠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臠。臠於爐炭是臠。臠也。既以臠為臠。故以臠為臠。臠用肝。○臠為臠肉。則臠是臠。非從臠也。從臠之臠。臠用肝。○臠臠肉至美者。○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於臠。則此非尸賓常臠。故為從臠之臠。既以為從臠之臠。明臠是臠。故為從臠之物。故為臠肉。臠也。言從臠者。既獻酒。即以此臠肉從之。而置之在臠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為之於臠。故就臠文言之。以其臠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臠肉。臠肝者。特牲主人獻臠。臠長以肝從。主婦獻臠。兄弟以臠從。彼臠與此臠同。則彼肝與此臠同。故云臠肝也。臠也。臠既用肝。明臠用肉矣。故行葦箋亦云。臠用肉。臠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臠者。便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臠。臠之數。量是。從臠之文也。然臠者。火燒之名。臠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臠。而肉臠也。生民傳曰。

大加恐加火

臠

傳火曰臠。瓠葉傳曰。加火曰臠。對遙臠者。為近火。故云。傳火加之臠。其實亦臠。非炮燒之也。故量人註云。臠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臠亦臠也。且臠亦臠。為臠而貫之。以臠于火。如今臠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註云。數多少。長短。若非臠而臠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臠亦臠。而貫之。易傳者。以臠臠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為之。此文承為臠之下。言執臠。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臠臠之於臠。臠此臠。臠為之於臠。禮有臠肉。臠肝。從臠所用。以此知非報陽臠。薦之事。故易之也。此為豆孔庶。若正祭。則先薦豆。然後獻。釋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非菹醢。醢。主人乃獻。臠。案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臠。乃始云。主婦薦非菹。是以鄭註祭。義云。君獻。臠。夫人薦。豆。謂釋日也。○莫莫。至賓客。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為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醢人註云。凡醢。者。必先臠。乾其肉。乃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

禮記

卷之三

禮記

塗置餅中百日則成矣然則爲豆先祭而豫作此本
而言之非當祭時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
一故爲兼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
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
皆左之註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
餌粉餈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醢醢
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
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
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
毛又以豆言甚衆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
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釋又用之故云
釋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釋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
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實用之爲薦是爲客也釋
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賓也○君婦至
賂美○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
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羞也釋言文舍
人曰庶衆也賂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賂然則豐
賂亦肥多之義爾雅旣有此釋凡以爲俎孔頌類之

宜爲肉甚肥賂故易傳也天官九嬪職曰贊后薦徹
豆遷是后夫人主供籩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足矣
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
之由后主供籩豆故爲豆實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
賂美者言物者籩豆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
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
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薦
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爲賓爲
客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始主人至旅也語
○正義曰此特牲少牢咸有其事獻酬據其初故依
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未故云至於旅而爵交錯以
徧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我孔熯矣善其事曰工賚子也云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
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

神意造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而善

反又呼但反賚如字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

徐音來嘏古嘏反如幾如式幾期式法也云卜予也苾苾芬芬有

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

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

辭之意苾蒲幾反一音蒲必反下篇同芬孚云反

羊汝反下同歆喜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稷疾勅固也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

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牛肉魚孺于醢以

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

釋嘏辭以勅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

言多無數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

而專反又音芮又而純我孔至時億毛以為上

反何耳誰反醢音海三章既言孝子助祭之人

皆得其禮為神饗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子甚能

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

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致神之意以告主人

令之受嘏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

本所以與孝孫嘏福者能苾苾芬芬有馨香乃汝以

汝百種之福其來早晚如有期節矣其福多少如有

法度矣我孝子既能整齊矣既能極疾矣既能誠正

矣既能慎固矣於祀之禮無所失是知神永賜汝中

和之福於是得萬於是得億言多無數此即報以介

也

福之事也。今王不能然，故以刺之。鄭唯既齊既稷既
 匡既勅二句為異，以徂賚孝孫言以暇之物往予主
 人也。次四句乃本所以暇之意，既齊以下，陳為暇之
 禮。祭有黍稷，牛肉魚，祝就中齊減取其物，以擣于醢，
 以受尸矣。孝子既就尸而受之矣，既得乃使宰夫受
 之以筐矣。既得尸，令祝釋暇辭以勅之。永錫爾極，即
 暇辭之略也。○傳：煖敬至賚予。正義曰：煖敬釋詁
 文以工者巧於所能，論語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曰：工賚予也。釋詁文：○我我孝至主人。○正義
 曰：以上章說臣事既終，此總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
 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命祝以暇於主人，故知工
 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暇也。告之下，即云徂
 賚孝孫，故知以暇之物往與主人，其暇之物，即下箋
 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此
 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暇，下章祝以主人之意告
 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徂賚孝孫，以物予
 主人，明是告之使受暇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訖即
 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

皆受暇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
 辭，故並稱工祝致告。○傳：苾苾至之意。正義曰：以
 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
 祭祀，曰：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香也。由飲
 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
 須而即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法矣。謂來必豐，足不
 乏少也。暇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暇
 辭之意，言暇辭之意耳。此非暇辭。○傳：稷疾也。勅固
 慎也。傳意或然。○齊減取至勅之。正義曰：齊與
 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為減取，非訓齊為減取也。以
 上言暇之意，此言暇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
 似故說為暇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
 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
 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率命祝受
 奠，爵與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
 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齋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齋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此言徧取黍稷，牛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準此故為祝也。知孺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非菹，辨孺于三豆，有孺醢之事。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當當之，故知孺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凡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爲別異之文也。定本註：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

萬

於

祝則釋嘏辭以勅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百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祖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爲受嘏之禮。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致告，告利成也。

云：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禮畢，禮或作祀，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祭。

毛詩疏

卷三十三 二十九

既古聞

皇大也。云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謾所六反起也。夏戶雅反。諸宰君婦廢徹不遲。云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邊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廢方吠反。徹直列反。去起呂反下。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燕而盡其私恩。云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禮儀至燕私。正義曰。此受餼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祀之禮儀既畢。備矣。鐘鼓之音聲既告戒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人孝孫於此之時刻。別往於堂下西面之位。工

善之祝。辨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尸言利養之成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肅敬於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鐘鼓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既畢而擊鐘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適彼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俎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俎位。即云致告。故云於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於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若然。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謾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

祝入尸謨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
 尸意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
 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
 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
 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益有節文
 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
 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
 尸載起即彼尸謨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
 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
 人明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
 差彼士禮告主人利成尸即謨大夫則祝入乃尸謨
 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為差
 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註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
 子之養禮畢○禮皇大也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
 為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為大言
 尊大之尸亦君義○具皆至於天正義曰言皆
 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
 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

神醉而尸謨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也神無
 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註皆依釋言云謨起也又解
 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
 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
 鼓鐘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
 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
 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尸出至為敬○正義
 曰按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尋亦徹之
 故此繫于尸起也知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
 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
 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
 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註云膳夫親徹
 胾俎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
 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
 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
 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為敬
 ○禮祭祀至骨肉○正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
 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

其一作甚

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註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註云脰膾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脰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殺既將莫怨具慶傳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傳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殺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傳云小反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傳云小

孔甚

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傳長張孔傳也傳云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也傳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傳替天傳樂具至引之傳正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鐘樂之又爾之殺羞既行之長幼皆徧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也傳七寺流

唯君德其能盡此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卽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燕而至其歡○正義曰按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詁文釋訓云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信南山

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傳甸治也昉

昉墾辟貌曾孫成王也傳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

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

作

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

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

法○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响音勺又音响蘇遵反

又音甸墜辟上苦狠反下婢亦反佃音田本亦作

田乘繩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

其畝信彼至其畝○毛以為信乎彼

南山之傍田野得成平田可種

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响响然成其墾辟之

原隰者由會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

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

王能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故以刺

馬○鄭唯甸之為丘甸之為異餘同○甸治至成

王○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

不為丘甸之異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

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响响田也註引此响响原

與與甸音同也知會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

功此言會孫田禹之地故知會孫與序成王一人也

成王而謂之會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為

之號文武為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為宗祖祭法

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為太平

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為會孫也不繼於

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亦有王

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會孫不言玄孫者

玄孫對高祖為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矣會

者重也自會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會孫故維天之命

箋云自孫之子而先祖皆稱會孫是為遠辭明

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

之命言會孫篤之亦為成王鄭以禮非一人所行唯

彼不從之耳○信乎至賦法○正義曰言信乎者

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
因明南山原隰二者為一處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
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
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下註言上天同雲是非獨
南山之傍脩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為言者鄭駁異義
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
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以
為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
車一乘故又音為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
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
小司徒云四丘為甸註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
甸稍人云掌命丘乘之政命註云丘乘四丘為甸甸
讀與維禹敷之敷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
云丘乘其案盛註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
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
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
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
計之則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

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
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
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為成
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澠是當甸在其中傍
一里以治澠故彼註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
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澠是也論語註引司馬
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
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註引司馬法云四
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四馬丘牛四丘為
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
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
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
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
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
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
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
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眾故

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為丘甸。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為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為禹治而丘甸之。○疆畫至地理。○正義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註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註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或南或東。○正義曰：成二年左傳

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上

天同雲雨雪雰雰。○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雨于傳反。崔如字，雰芳云反。益之以霰。霰，既優既渥。○小雨曰霰。

霰，云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

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霰，土華反。霰音木。優說

霰既足，生我百穀。○時在天至百穀。○正義曰：言成王

雨下此雪，雰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

雨，而霰霰然以接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

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

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豐年，至積雪。○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澤也。然則積

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為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於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爾雅小雨霖霖。○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水雪俱下案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間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

小疆場翼翼黍稷或或爾雅場畔也翼翼讓畔也或或

茂盛貌。○場音亦下同。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

賓壽考萬年。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

稅為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

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畀必寐反。註疆

至萬年。○正義曰上既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場之上

賓

翼翼然閑整讓畔今黍稷之苗或或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為酒之與食也既為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實未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為敬神故也神既為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爾雅場畔至盛貌。○正義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至名之為場翼翼是間暇之名故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為穀之長故特言之也。○爾雅斂至萬年。○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或天下民田也會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實之與尸祭時所有經云畀我尸實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為齋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駢牲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畀我是賜下之辭故為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譜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

守先

於

祐

鉗

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
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
與壽考祭時嘏辭與率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
宿敬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
之。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剝瓜為菹也。

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其田事於畔上種

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

異物。廬力居反剝邦角反。菹側居反。使毗戰獻之。

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云皇君祐福也。獻瓜菹

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音戶。中

異物。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
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

謂與

寺充

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
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
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為菹欲以
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
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
果菹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菹瓜
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
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
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
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為菹
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反以刺今幽
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為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
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獻瓜至獲福。正義曰周
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菹是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
無瓜菹者。主說正豆。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之實。故文不具耳。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

傳周尚赤也。

傳

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

卷之三十三

及古

祀

變

註同

亨

手言正

卷三十三

禮記

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

○駢息營反字林許營反享許兩反徐許亮反註及下同鬱雍勿反齊才細反享普庚反執其鸞

刀以啟其毛取其血骨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

也云毛以告純也骨脂膏也血以告殺骨以升臭

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骨音聊中丁祭

至血骨○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者成王為祭

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

三酒也先以鬱鬯裸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駢牲之

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

合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

取牲血與脂膏之腓骨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骨

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不

能然故刺之○周尚赤也○正義曰地官牧人云

陽祀用駢牲毛之註以陽祀為宗廟以由陽祀故用

駢此云尚赤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駢為陽以

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牲駢剛牲三代祭其廟各

用其所尚之毛色也○清謂至亨時○正義曰禮

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

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彝

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祀裸用鬱鬯也天官酒

正云辨五齊之名一口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

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

三曰清酒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

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

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

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慈白色如今鬱白矣緹

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

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

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醪酒也昔酒今之會久白

酒所謂舊醪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

是也鄭解五齊三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

寺布

卷三十三 二十九

及古周

用酒事則文當總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釀而為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汁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鬱煑之以和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鬱亦為酒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早麓云清酒既載騂牡既備箋直言祭祀先為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鸞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早麓汎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醑箋云既載清酒於尊中酌以裸獻以周禮言之裸獻所用則鬱鬯與醑齊也清醑之言亦總諸酒與此同也按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卑於五齊非裸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醑齊縮酌盎齊說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酒也四者裸

特牲

用鬱齊朝用醑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許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醑盎在五齊之中諸臣所酢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牲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曰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註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亨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註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鸞**刀至中節○正義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

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鸞刀以割之取胙骨則此亦卿大夫也○毛以至馨香○正義曰經言以啟其毛取其血骨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啟皮而云啟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管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管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為是也管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胙骨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焚蕭合馨香註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註皆以此註為毛傳無箋云兩字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烝進也 **是烝是**云既有牲物而

此祿

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云皇之言唯也先祖之靈歸唯是孝孫而報之以福○疆居良反**既**是烝至無疆○以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鄭以先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既**有牲物○正義曰上章駢牡是牲也酒及血而進獻之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